



中国秘史

清朝秘史

(三)

[民国]陆士谔摇著

## 目摇摇录

- 第三十三回摇 清高宗一平西域  
博学士再定伊犁 ..... 员
- 第三十四回摇 思倾城圣君侧席  
平回纥大将凯旋 ..... 员
- 第三十五回摇 玉碎香消贞妃殉主  
花凄月惨圣主悼姬 ..... 员
- 第三十六回摇 批通鉴独抒卓见  
巡江南遍阅名花 ..... 獮
- 第三十七回摇 傅经略宣威南服  
温将军耀武金川 ..... 獮
- 第三十八回摇 谢振定赫怒烧车  
管韞山谗言贾祸 ..... 獮
- 第三十九回摇 林爽文起发天地会  
柴大纪方守诸罗城 ..... 远獮
- 第四十回摇 嘉庆帝受禅继大统  
太上皇训政宣重光 ..... 苑獮
- 第四十一回摇 地黑天昏白莲倡乱  
花娇柳媚女将请纓 ..... 愿獮
- 第四十二回摇 数奇命将军空百战  
多情种红粉自千秋 ..... 怨獮
- 第四十三回摇 获贼首懦臣得意  
见上谕权相惊心 ..... 员獮

- 第四十四回 摇 整纪纲和相被查抄 ..... 猿猿  
布德教小民蒙矜恤
- 第四十五回 摇 衔恩命勋臣充蝶使 ..... 猿猿  
怜才士县令作冰人
- 第四十六回 摇 起海盗朝士惊心 ..... 猿猿  
入鹻衙黄金失色
- 第四十七回 摇 情海生波狂且受赚 ..... 猿猿  
大君有命宿将专征



### 第三十三回 摇摇清高宗一平西域 博学士再定伊犁

摇摇话说皇太后步行祷雨，至诚格天，果然甘霖渥沛，京师人民无不歌功颂德。高宗叫把祷雨文敬谨收藏，为圣清一朝家法。从这一年经过了大旱，倒一竟年丰人寿，海宴河清，过着太平日子。

这一年，是乾隆十九年，边臣奉称：“准部群酋自相吞并，阿睦撒纳兵败地丧，率众来归，请旨定夺”等语。高宗喜道：“朕正愁没事做，恰好他来，真是巧不过的事。”随提笔批道：“阿睦撒纳向化来归，深堪嘉尚，着即护送来京。钦此。”此旨去后，不过一月开来，阿睦撒纳就到了，传旨召见。这日，高宗临御太和殿，满汉各大臣尽都随侍，冠裳齐楚，翎顶辉煌，丹墀两旁，满站着带刀侍卫，气象很是严肃。理藩院大臣带进阿睦撒纳。高宗见他躯干雄伟，相貌狰狞，知道不是等闲之辈，暗付：伊犁这一块土地，看来就着落在此人身上。阿睦撒纳叩头俯伏，倒也亏他，照着仪注不曾错误。高宗道：“你与达瓦齐原是一个部落么？”阿睦撒纳道：“不是，臣是拉藏汗之孙，丹衷之子，策妄那布坦的外孙子。十年前准部内乱，臣循着部血公论，拥戴噶尔丹小儿子策妄达什为汗，达瓦齐与臣原是同事，后来策妄达什遇了害，部众都推臣为汗。臣不愿做，转让给达汗齐。小策零的孙子济噶尔争夺汗位，发兵来攻，达瓦齐连打败仗。臣又替他划了个奇计，把济噶尔剪除，使他能够安居伊犁。臣自率部众，还兵雅尔，攻取都尔伯特，开疆拓土，原与他毫不相关，谁料他妒忌起来，竟发兵攻臣。弄得臣国亡家



破，只得投奔大皇帝。”高宗道：“归化本朝，你这个人总算还识时务。你们准部里头人，到本朝归化的，也已不少，前回达什达瓦死了，他的宰桑萨喇尔，率硕部众千户来降。达瓦齐之乱，杜尔伯特、台吉、三车棱等也率三千户来降，朕一一恩养，都与自己人一般看待。”阿睦撒纳道：“大皇帝天恩，把臣收做一名小卒，伊犁有起兵事来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高宗道：“准部共有多少户口？”阿睦撒纳道：“原本是四个部落，现在都归并了，共计二十多万户，六十多万口。内分宰桑六十二个，新旧鄂拓二十四个，昂吉二十一个，集赛九个。”高宗道：“宰桑就是管事官，我是知道的。鄂拓、昂吉、集赛，都是些什么？”阿睦撒纳道：“鄂拓就是汗的部属，昂吉就是各台吉的分支，集赛是专办供养喇嘛事务的。”高宗道：“准部人民，剽悍善战，如果统驭得人，倒也是很好的一支兵呢。”阿睦撒纳道：“大皇帝如果要取伊犁，臣情愿充当前部。各盟台吉，都是臣的故旧，一见臣兵，定都解体。”高宗大喜，就降旨封阿睦撒纳为亲王，把他带来的两个台吉，也都封了郡王之职。阿睦撒纳异常感激。

次日会集群臣，商议出兵计划。群臣面面相觑，都不敢轻发议论。高宗见了，没好气向众人道：“西陲逆准，颯掬其性，封系其能。这几年以来，覆青海，戕拉藏，逐土尔扈特，并都尔伯特，凶德彰闻。致我祖宗，旰食仄席，戍塞防秋，中国耗弊得要命的。皇祖皇考屡集廷议，皆有此贼不灭天下不安之谕。现在他们蛮触蜗争，正是咱们的好机会，正宜乘时大举，雪两朝之愤，复九世之仇。怎么你们都锯嘴葫芦似的，一个都不开口。”众人都道：“伊犁地势奇险，雍



正九年，博克托领都为深入，受了大亏，臣等为此不敢主张。”高宗道：“现在时势，与雍正时候大不相同。阿睦纳撒，是彼处人，人情地势都很熟悉，他又情愿充当前部，如何又会吃亏呢。”只见一人越众道：“圣上明见万里，所论极是，天时人事相逼而来，趁此用兵，一劳可以永逸。”众视之，乃是孝贤皇后的妹婿，大学士傅恒。高宗喜道：“还是咱们俩合得来，你看出兵今年好还是明年好。”傅恒道：“忙不在一时，现在先预备起来，且待过了年，秋高马肥，再出兵也不迟。”和理附和道：“傅恒之见，与臣相合。”高宗大喜，当下议定明年八月大军出塞。于是饬八旗兵士，逐日南苑操练，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，剑影刀光，枪林箭雨，军容十分煊赫。正是：

万里横戈探虎穴，三杯拔剑舞龙泉。

隔不上一个月，热河都统奏报到京，称说准部骁将玛木特单骑来归。高宗询问阿睦纳撒，阿睦纳撒道：“玛木特是达瓦齐爱将，智谋出众，武艺胜人，如果来归，准部是没有人了。”高宗道：“等他到了，咱们再慢慢地商量。”说着，人回：“各省解到箭簇、箭杠、藤牌、衣甲等各种军用东西，工部验过不错，都已收入库了。蒙古各王公投书理藩院，都请从征，请他们代奏呢。”高宗笑问阿睦纳撒道：“人情这么踊跃，伊犁这一块土，看来是咱们的了。”阿睦纳撒道：“伊犁能够隶属清朝，濡沫大皇帝德化，也是伊犁人民的福气。”高宗大乐。

一日报说玛木特到京，高宗立刻召见，询问方略。玛木



特指画准部形势如在目睫，并道：“秋深时光，咱们马肥，他们的马也肥。不如春月里，趁他们未备，就发兵出塞，倒可以一举成擒。不然，塞外地势广漠，万一得了消息先期逃走，咱们去倒扑了个空，我来他去，我去他来，事情几时能够了呢。”高宗道：“你要我春月里就出兵么？”玛木特道：“早点子出兵，便宜些儿。”高宗召问阿睦撒纳，阿睦撒纳也没甚异议。玛木特又献计道：“准部东境的额尔齐斯河，原与中国接界的。那中国一边杜尔伯特地，近接阿尔泰山，土质肥沃，很可以屯田备饷。”高宗深然其说，就授玛木特内大臣之职。

明年二月，下旨两路出师，北路一军、命班第为定北将军，阿睦撒纳为副将军，驸额科尔沁亲王色布腾、郡王成衮罗布、内大臣玛木特为参赞；西路一军命永常为定西将军，萨赖两为副将军，郡王班殊尔、贝勒札拉丰阿、内大臣鄂容安为参赞。两路大军，兵各二万五千，马各七万匹，粮各两个月。西路出巴里坤，北路出乌里雅苏台。都派副将军为前部先锋，浩浩荡荡，直向准部进发。正是马援聚殿前之米，张华推局上之秤。金帛分颁，牙璋大起。前麾所指，神鬼效灵。列阵齐呼，风云变色。军声如雷动，兵甲自天来。嘘气成春，融尽阴山之雪；行师如雨，洗清绝塞之沙。这两位副将军，都是准部渠师，建着旧纛前进，各部落望风崩角，势如拉朽摧枯。出塞二三百里，从没有开过一回仗。最奇怪不过，是那万里平沙的瀚海，竟会得着大雨，人马都不饥渴。都耿尉拜泉疏勒，薛将军安抵天山，巧不巧呢。自乾隆二十年二月中出兵，到五月初头，首尾不过八十日，两军已经会着了。西北两帅，把营扎在博罗塔拉河滨上。都派遣军弁往



前哨探，一时回报：“从这里到伊犁，不过三百多里路，达瓦齐听得我军压境，慌做一团，现在派遣亲信两宰桑，出外征兵，自己率了一万宿卫亲兵，走保格登山去了。”两帅齐问：“格登山离这里有多少路？”那军弁回道：“在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，地势很是险峻。现在达瓦齐在那里阻淖为营，倒很负固呢。”两帅传令，拔营前进。风驰雨骤，一瞬间，早渡过了伊犁河。正是险越飞狐，雄矜射虎。却贰师之赂，洗马临川；屯充国之田，驰车挽粟。吓得达瓦齐不战自遁。清兵如何肯舍，昼夜穷追，追得达瓦齐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如漏网之鱼。因念乌什城回酋霍吉斯，平日跟自己要好，遂往相投。谁料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霍吉斯已接着法帅檄文，不敢藏匿，把达瓦齐缚送清营。两帅大喜，休兵三日，即便奏凯回京。

却说高宗连接两帅红旗捷报，乐得心怡志得，意畅神酣。笑向傅恒道：“咱们两个见识，究竟高人家一等。兴师时，满朝人都说途遥地险，没什么便宜的，只有你赞助我，现在究竟是胜了，你这赞襄功劳，可也不小。”傅恒道：“这是皇上睿谟，国家景运。臣有何功。”和理超前道：“取威定霸，拓土开疆，都是国家非常大喜事。皇上倒总要显辉显辉，才不负这回胜仗呢。”高宗道：“你要我怎样显辉？”和理道：“准夷这一部落，仁庙宪庙也屡欲灭掉他。现在皇上绍述先志，成就了这大功，祖宗在天之灵，谅总也欢喜。俘囚到京，很宜行那献俘大礼，热热闹闹。赏赐微臣也见一个大世面。”高宗道：“倒是你想得周到，这果然省不来的。”随飭工部备办一切。

这日，凯旋军到京，高宗大排法驾，临御午门楼。定



北、定西两将军、两副将军，并从征各参赞，都戎服佩刀，押达瓦齐到驾前，叩头儿请旨。高宗瞧达瓦齐跪伏在地，瑟瑟缩缩，宛如一头临宰的绵羊，笑道：“你也是一部之长呀！怎么见了朕，就这个样子了？”达瓦齐吓得一声儿不言语，只是叩头。高宗笑向左右道：“瞧他那样子，也怪可怜儿。”随传旨赦其一死。达瓦齐叩头谢恩。

次日，论功行赏，首奖大学士傅恒襄赞之功，加封为一等公，封定北将军班第为一等诚勇公，副将军萨赖尔一等超勇公，副将军阿睦撒纳已封过亲王，晋封为双亲王，食亲王双俸。其余从征将弁，尽都加恩封赏，不及备叙。

阿睦撒纳受着高宗特别知遇，在理自应感恩图报。无奈他胸怀大志，居人篱下，终觉不很自在，就百计千方钻路子，想回准部去。探到和理是高宗心腹，说的话十件有九件依从，于是虚心下气，结交和理。不论什么心爱的东西，和理说一声要，立刻就送过去。和理觉着阿睦撒纳这个人，十分知趣可爱，就在高宗前，常常替他讲好话儿。阿睦撒纳又放出手段，遍交部院大臣，部院大臣也没一个不同他要好。阿睦撒纳知道时机已熟，这日就到和理家里，托他替自己游说。和理道：“你这坏东西，想回旧部去，不是要反叛朝廷么？”阿睦撒纳大惊失色，忙起身辩道：“这个我如何敢！我受着大皇帝天恩，感还感不尽，哪里敢萌异念。不过在这里，水土不很服，常常三灾五难病着，你老人家也瞧见的。想家去住一二年，无非是调养过子的意思。”和理笑道：“说一句玩话儿，就吓得这个样儿，亏你还算是准部英雄呢。”阿睦撒纳道：“你老人家确是句玩话，在不知道的人听了，只道我真个有这么一颗心了，怎么不要吓呢。”和理



大笑。阿睦撒纳见和璉快活，随道：“最好你老人家今儿就替我奏一声。”和璉道：“那也只好瞧机会，碰的不巧，反要误事呢。”阿睦撒纳称谢而去。

当下和璉入朝，乘便就奏：“伊犁地势辽阔，民情强悍，夷地人员每因情形不熟，诸多误事。依臣糊涂主见，夷人地方，还得夷人去治。”高宗道：“倒是你提醒了我，前儿派出去几个人，他们当着朕，虽然不敢说什么，瞧他们样子，愁眉苦脸都似不很高兴，保不住背地里还抱怨呢。朕正想改个法儿，以后只把犯罪人员，充发那边去当差，余外的都不派遣，免得人家背地里抱怨。但一时也找不到许多罪员。现在你既然有主见，好极了，说出来，咱们大家商酌商酌。”和璉道：“阿睦撒纳心术倒很诚实，归化以来，办理各事，都还肯尽力。奴才想那边是他的旧部，派了他去，总比别个要强一点。”高宗道：“阿睦撒纳靠得住么？”和璉道：“大致还靠得住的。”高宗道：“天山南北路，朕的初意，原要分封他们。后来，傅恒说了准部天性好乱，蛮争蜗触，保不住又要多事，因此就搁下了。”和璉道：“卫拉原是一部，绰罗斯治伊犁，和绰特治乌鲁木齐，都尔伯特治额尔齐斯，土尔扈特治雅尔，这四个部落，各君各土，各子各民，原是不相统属的，倘然没有台吉汗，伊犁也再不会做四部盟长的。皇上既然不利他的土地，要与灭继绝，大大加一番思。依奴才浅见，也不必再封盟长。”高宗笑道：“何消说得！谁又愿再封盟长，那不是又弄出一个吴三桂来了么？”和璉忙道：“阿睦撒纳忠厚得很，大非三桂可比。”高宗道：“吴三桂在朕手里，也不会反的。彼时皇祖也太把他抬高了，一半是宠坏的呢。”和璉道：“奴才听外面人讲吴



藩造逆都是他宠妾陈圆圆的主意。”高宗道：“说起陈圆圆，朕还藏有一轴她的小影呢。花明雪艳，真不愧是个美人儿。”和珅道：“皇上珍藏之品，谅总不会错的。可惜奴才没福，不能够瞻仰。”高宗道：“那也没甚要紧，你要瞧，我就叫人去取来。”和珅叩头称谢。高宗随遣一太监去取。一时取到，打开同看，和珅赞不绝口。高宗道：“你既然赞她，就题几首诗词也好。”和珅道：“这个奴才可不敢。”高宗问他何故。和珅道：“吴梅村一篇《圆圆曲》，所有意思，都被他说尽了。奴才总凑了出来，也总压不过他那个去。”高宗道：“什么《圆圆曲》，朕倒没有见过。你可还记得？记得就念几句来听听。”和珅领旨，略思量一会，念道：

鼎湖当日弃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，恸哭六军皆编素，  
冲冠一怒为红颜。红颜流落非吾恋，逆贼天亡自荒宴。  
电扫青巾定黑山，哭罢君亲再相见。相见初经田窦家，  
侯门歌舞出如花。许将戚里箜篌伎，等取将军油壁车。  
家中姑苏浣花里，圆圆小字娇罗绮。梦问夫差苑里游，  
宫娥拥入君王起。前身合是采莲人，门前一片横塘水。  
横塘双桨去如飞，何处豪家强载归。此际岂知非薄命，  
此时只有泪沾衣。薰天意气连宫掖，明眸皓齿无人惜。  
夺归永巷闭良家，教就新声倾坐客。坐客飞觞红日暮，  
一曲哀弦向谁诉。白皙通侯最少年，拣取花枝屡回顾。  
早携娇鸟出樊笼，待得银河几时渡。恨杀军抵书死催，  
苦留后约将人误。相约恩深相见难，一朝蚁贼满长安。  
可怜思妇楼头柳，认作天边粉絮看。遍索绿珠围内第，  
强呼绛雪出雕阑。若非壮士全师胜，争得蛾眉匹马还。



蛾眉马上传呼进，云鬓不整惊魂定。蜡炬迎来在战场，啼妆满面残红印。专征箫鼓向秦川，金牛道上车千乘。斜谷云深起画楼，散关月落开妆镜。传来消息满江乡，乌柏红经十度霜。敷曲伎师怜尚在，浣纱女伴亿同行。旧巢共是衔泥燕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长向尊前悲老大，有人夫婿擅侯王。当时只受声名累，贵戚名豪兢延致。一斛明珠万斛愁，关山漂泊腰肢细。错怨狂风扬落花，无边春色来天地。尝闻倾国与倾城，翻使周郎受重名。妻子岂应关大计，英雄无奈是多情。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红妆照汗青！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，越女如花看不足。

香径尘生鸟自啼，携廊人去苔空绿。换羽移宫万里愁，珠歌翠舞古梁州。为君别唱吴宫曲，汉水东南日夜流。

念毕随道：“皇上瞧罢，有这样的珠玉在前，奴才哪里还敢下笔呢？”高宗道：“叙事还算详明，我瞧也不见怎么。你家去慢慢儿做，总还能够强过他。”和珅领旨，少不得叫家下门客捉刀做了，来复旨搪塞，高宗自然欢喜。

这日降下恩旨，把阿睦撒纳等分封开去，共计封出四人，噶尔藏为绰罗斯特汗，沙克都为和硕特汗巴，雅尔为辉特汗，阿木撒纳为杜尔伯特汗。大学士傅恒再三谏，说阿睦撒纳外似诚实，内怀奸诈，纵虎归山，定为朝廷大患。高宗如何肯听。傅恒没法，眼看阿睦撒纳等四人，陛辞出京而去。才只三四个月，伊犁大臣奏报到来，果说阿睦撒纳大有反状。原来阿睦撒纳一到西域，就移檄各部落，自称准部总汗，把清朝所封的双亲王，副将军所赐的双眼翎，宝石顶，



悉行丢掉，仍穿着台吉旧服，用着浑台吉菊形篆印，把降清一节事情，瞒得鼓一般的紧，只说自己统率满汉蒙古兵，来平此地，生杀与夺，独断独行。派驻伊犁的将军参赞，哪里在他心上。一面又派人到处流言，称说自己威望如何利害，准回诸部如何畏服。中国要边疆无事，非封自己为四部总汗不可。将军参赞瞧见他这种阴谋诡秘，知道早晚间必有祸事，忙着飞章人奏。高宗见奏，深自懊悔，立刻召傅恒商议。造膝陈辞，奏对十分称旨，就下恩命，派傅恒西征视师，筹饷调师，遣兵派将。劳了许多的手脚，费了许多的钱粮，总算把阿睦撤纳赶了俄罗斯地界去，伊犁全境，依旧隶入清国版图。高宗脾气，喜欢的是铺张扬厉，于是御制了一篇《开惑论》。又在太学里头，立碑勒铭。耗子跳入天秤里，总无非自称自赞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四回 摇思倾城圣君侧席 平回纥大将凯旋

摇摇话说傅恒班师回朝，高宗召见，问了两个多时辰的话，所谈无非是战争情形，善后方略。问毕退朝，高宗十分欢喜。此时近侍内监都与朝臣相通，内中有一个裘得禄，是和璘的心腹，当下就到和璘私第里，告诉他道：“今儿傅中堂陛见，奏对了两个多时辰，爷欢喜得要命的呢。”和璘忙问降了些甚么旨意。裘太监道：“咱们爷降了好些旨意，老傅奏说天山北路是准部，天山南路是回部，准强回弱，回部一竟服属准部的。自从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打了败仗，回王阿布都实特自拔来投，圣祖遣人护送他到哈密，才脱去准部的羁绊。阿布都实特的儿子玛罕木特嗣了位，又被噶尔丹杀败，掳到伊犁，并将他两个儿子大和卓木、小和卓木拘在伊犁地方，叫领着回民垦地输赋，当那苦差使。前年王师定伊犁，就把大和卓木放回旧部，只留小和卓木在那里。行得好心，没有好报。阿逆之变，谁料小和卓木竟帮着阿逆，抗拒天兵。现在伊乱荡平，他竟逃回本部去了。”和璘道：“老傅意思，无非要把全胜之师，移征回部。皇上心下怎样呢？”裘太监道：“咱们爷倒也不见十分高兴，只淡淡地回他道：‘既得陇何必再望蜀呢。伊犁整治得好，也已够了。’”和璘道：“老傅讨了没趣儿也。”裘太监道：“不承望老傅又讲几句话，恰碰在咱们爷心坎儿上。”和璘惊道：“竟碰在皇上心坎儿上？哎呀！他这揣摩工夫真不坏。是什么话呢？你讲给我听听。”裘太监道：“他说小和卓木的老婆，是回部中绝色女子，名叫做香妃儿。这香妃儿的妩媚风



流，真是天上无双，人间少有。别的都不奇，她那玉体上，生有一种异香，每逢沐浴之后，水里头都是香味。宫监人等争着藏起来，所以小和卓木把她宠得要不得。咱们爷专在女孩儿身上用工夫，你总也知道。”和璉笑道：“谁又不知当今是风流天子，不然老傅也不会这么红呢，多半仗着内眷的势力。”裘太监笑道：“那个也不必提了，咱们爷听到香妃儿不假薰沐，遍体芳香，笑得眼睛一条线似的，嘴里不住地称有趣，大有不得不止之势。”和璉道：“竟也有这种奇人！别说皇上，我听到也馋死了。”裘太监道：“那也容易，你就讨差回疆去一趟，不怕不先弄到手。”和璉道：“我可没这能耐呢。”裘得禄去后，和璉转了一夜的念头。次日入朝，就奏请兴师征回。高宗道：“两和卓木，辜恩助逆原属罪无可活，但朕终不忍不教而诛。已饬将军兆惠，前往谕意，只要他们畏罪来朝，朕也很不愿多事。”和璉道：“夷情叵测，就使回酋一时畏罪，总也要想一个妥善的法子。”高宗道：“妥善法子难得很。你可有么？”和璉道：“两和卓木来了，奴才想就把小和卓木留在京中，赏他一个官职，索性叫他连家眷带了来，免得再生反复。这是奴才一个儿的糊涂主见，可采不可采，还祈皇上训示。”高宗乐道：“满朝文武只有你与朕意见相同，朕也这么想呢。且待兆惠奏报到了，再慢慢的想法子。”此时高宗锐意用兵，虽在隆冬，不忘习武。每日饬令八旗劲旅，在西苑较射，御前侍卫，也都张弓挟矢，往来驰射，飏发雨骤，气象异常威武。

这日，近侍奏称：“一夜北风，西苑里三海都冰冻了。今年爷没有御过冰床呢，今儿用不用，请爷旨意。”高宗道：“下雪么？”近侍回奏：“是阴天儿，怕要下呢，这会子



还没有下。”高宗道：“传旨他们预备起来，连太后的一并预备着。太后如果高兴，伺候她老人家，也乐一天儿。”近侍传旨去讫。高宗就到慈宁宫，奏请太后。原来这冰床是高宗独运匠心造成的样式，同轿子差不多，用八个人在冰上推挽着行走，其捷如飞，上面蒙蟒貂座，异常温暖，真是消寒第一妙品。当下高宗见了太后，笑奏道：“今年天气暖，三海昨晚才大冻，子臣已叫他们来下冰床，想请太后到那边乐一天，不知太后赏脸不赏脸。”太后笑道：“难为你一片孝心，年年陪我这么玩。只累的他们接驾送驾，寒冰冷冻天气，跪伏着也怪可怜儿的。”高宗道：“太后至仁极圣，泽及万物，子臣自当仰体奉行。只是跪接跪送，朝廷体制，国家仪注，臣民分所应为，倒也不必怜他。”太后点点头，随问：“今儿校射么？”高宗回了一个“是”。太后回向近侍道：“多带点东西，我要发赏呢。”高宗道：“又要太后劳心，子臣如何当的起！”太后道：“箭射得好，赏点东西，也叫他们高兴一点子。”当下高宗奉着太后到西苑里乘坐冰床，校阅骑射，乐了一整天。后人诗道：

拖床碾出阅冰嬉，走队囊了五色旗。

黄幄居中奉慈辇，*坤*蟒貂座日舒迟。

车驾回宫，已是上灯时候，近侍呈上兆惠由伊犁递来奏本一道。高宗拆封瞧时，大略说是“遵旨派遣副都统阿敏图前往招抚。大和卓木意尚恭顺，小和卓木很是倔强，尊令乃兄，起兵抗拒。大和卓木为弟所惑，现已率众守险，传檄各城，互相援助，回户数十万，无不风从。揣他们意思，无



非因我朝新得准部，反侧未定，急切不能用兵，所以敢这么猖獗。抚局已变，是否可以进兵之处，奴才不敢自专，请旨遵行”等语，高宗瞧毕，心里倒着实踌躇，要不用兵，香妃决不会到手；要用兵，又怕将帅卤莽，不能生擒活捉，也是无益。这件事，又未便明降上谕，展转愁思，毫无善策。这夜连晚膳都没有好生吃，睡在床上，复去反来，直到天明何曾合过眼。

深宫宵旰，说话的这张笨嘴，实也形容不尽。早有裘太监报知和珅。和珅叹道：“君忧臣辱，要圣上这么焦劳，都是我们做臣子的过处。”裘太监道：“老和，你有法子，也替咱们爷分分忧。你们两个交情，原不能作寻常君臣论的。”和珅道：“人非草木，圣上这么疼我，真真杀身难报。现在法子倒有一个，但是大庭广众，未便陈奏。最好费你神，回去探探懿旨，圣上如果欢喜，我再单身陛见，密密的陈奏。你看如何？”裘太监道：“不好与你代奏么？”和珅道：“代奏怕不很便当呢！”裘太监笑道：“又是什么鬼鬼祟祟的勾当。想那一日，咱们爷跟你俩个，在圆明园绿天深处，说是密谈军国大事，我没有知道，撞进来瞧见了，几乎不曾把肚肠笑断，事后还吃爷骂了一顿。其实你们胆也太大，门都没有掩，就这么，究竟又不是堂皇冠冕的事。亏是咱们两个有交情，不然，你老人家声名儿就不免要平常了。”和珅被裘太监说着短处，羞得面红耳赤，一语不发。裘太监道：“这有什么，我又没有同别个人讲过，你要如此，咱们俩个倒又不像是知己了。”和珅道：“是了是了，天也不早，你也应回宫去了。托你的事，千万留在心上。”裘太监笑着自去。